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非洲人文经典译丛
总主编 洪明 刘鸿武
副总主编 胡美馨 汪琳



解放了的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Unbound

J. E. Casely Hayford

[加纳]J. E. 凯斯利·海福德 著

陈小芳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非洲人文经典译丛

总主编 洪明 刘鸿武
副总主编 胡美馨 汪琳



解放了的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Unbound

J. E. Casely Hayford

[加纳]J. E. 凯斯利·海福德 著

陈小芳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杭州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 / J.E.凯斯利·海福德著;陈小芳译.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9.1
(非洲人文经典译丛 / 洪明, 刘鸿武主编)
书名原文: *Ethiopia Unbound*
ISBN 978-7-5178-2632-3
- I. ①解… II. ①J…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加纳—现代
IV. ①I445.4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044624号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

JIEFANGLE DE AISAIEBIYA

[加纳]J. E. 凯斯利·海福德 著

陈小芳 译

-
- | | |
|------|--|
| 出品人 | 鲍观明 |
| 策划编辑 | 罗丁瑞 |
| 责任编辑 | 罗丁瑞 |
| 封面设计 | 林朦朦 |
| 封面插画 | 张儒赫 周学敏 |
| 责任印制 | 包建辉 |
| 出版发行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
| 排 版 |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6.25 |
| 字 数 | 115千 |
| 版 次 |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78-2632-3 |
| 定 价 | 3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 序

非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拥有灿烂的口头文明，又不乏杰出的书面文学，是非洲不同群体的集体欲望与自我想象的凝结。非洲是个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仅西非的主要语言就多达100多种，各地土语尚未包括在内。其中绝大多数语言没有形成书面形式，非洲口头文学通过民众和职业演唱艺人“格里奥”世代相传，内容包罗万象，涵盖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直到今天依然保持活力。学界一般认为非洲现代文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六十年代臻于成熟，七八十年代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迎来了非洲文学繁荣期。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欧洲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与非洲本土语言（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阿非利卡语、奔巴语、修纳语、默里纳语、克里奥尔语等）文学并存，有的作家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用欧洲语言写作是为了让世界听

到非洲的声音，用本土语言写作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非洲本土文化。无论使用何种语言创作，非洲的知识分子奋笔疾书，向世界读者展现属于非洲人民自己的生活、文化与斗争。研究非洲文学，就是去认识非洲人民的生活历程、生命体验、情感结构，认识西方文化的镜像投射，认识第三世界文学、东方文学等世界经验的个体表述。

20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图书出版业推出各区域、各语种“最伟大的100本书”，如美国现代文库曾推出“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语作品”，但是其中仅3部为非裔美国人所创作，且没有一位来自非洲本土。即便是获得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也榜上无名。在过去百年中，非洲作家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创作了不同主题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但世界对于非洲文学的独创性及其作品仍是认知寥寥，遑论予其应有的认可。在此背景下，在出生于肯尼亚、现任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全球文化研究所所长阿里·马兹瑞（Ali Mazrui）教授的推动下，评选“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的计划顺势而出。津巴布韦国际书展与非洲出版网络、泛非书商联盟、泛非作家联盟合作，由来自13个非洲国家的16名文学研究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从1521部提名作品中精选出“百部”经典，于2002年在加纳公布了最终名单。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由非洲人自己评选出来的非洲经典作品名单。

细读这一“百部”名单，我们发现其中译成中文的作品只有20余部，其中6部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著，11部在20世纪80年代（含）之前出版。许多在非洲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其作品没有中文译本，也没有相关研究成果。相对欧美文学、东亚文学，甚至南美文学，非洲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远远不足。

非洲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历史可追溯至晚清，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起步。这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非洲虽然拥有悠久的口头文学历史，但书面文学直到殖民文化普及才得以大量面世。书面文学起步晚，成熟自然也晚，在我国的译介则更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非洲国家逐渐摆脱殖民枷锁，中非国家建交与领导人互访等外交往来带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洲文学翻译热潮。当时译入的大部分作品是揭露殖民者罪恶的反殖民小说或者诗歌，这和我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需求紧密相关。70年代出现了一段沉寂。自80年代起，非洲数位作家获诺贝尔奖、布克奖、龚古尔奖等国际文学奖，此后，非洲英语文学、埃及文学逐渐成为非洲文学译介的重心。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关注非洲文学的自身表现力，关注非洲作家如何表达非洲人民在文化身份、种族隔离、两性关系、婚姻与家庭等方面的诉求。非洲文学研究渐有增长，但非洲文学译介却始终不温不火，甚至出现近30年间仅有2部非洲法语文学

中译本的奇特现象。此外，我国的非洲文学译介所涉及的语种也不均衡。英语、阿拉伯语文学的译介多于法语、葡语文学，受非洲土语人才缺乏的局限，我国鲜有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译本。因此，尽管非洲文学进入中国已有数十年，读者对其仍较为陌生，“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在我国的知名度也远不及拉美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

不了解非洲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非洲文化，无法深入开展中非文化交流。2015年初，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策划了“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译介工程，并计划经由翻译工作，深入解读文本，开辟“非洲文学研究”这一新的学科发展方向。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学院很快成立了“非洲人文经典译丛学术组”，协同我校非洲研究院，联合国内其他高校与研究机构，组织精干力量，着手设计非洲人文经典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方案。学院决定首先组织力量围绕“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撰写作家作品综述集，同时，邀请国内外学者开办非洲文学研究论坛，引导学术组成员开展非洲经典研读，为译介与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2016年5月，由我院鲍秀文教授、汪琳博士主编的近33万字的《20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出版。这是30余位学者近一年协同攻关的集体智慧结晶，集中介绍了14个非洲国家的30位作家，涉及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哲学等领域。同年5月，学院主办了以“从传统到未来：在文学世界里认识非洲”为主题的

“2016全国非洲文学研究高端论坛”，60余名中外代表参会。在本次会议上，我们成立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文学研究中心”——这也是国内高校第一个专门从事非洲文学研究的研究机构。中心成员包括校内外对非洲文学研究有浓厚兴趣且在该领域发表过文章或出版过译作的40余位教师，聘任国内外10位专家为学术顾问，旨在开展走在前沿的非洲文学研究，建设非洲文学译介与研究智库，推进国内非洲文学研究模式创新与学科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从百部经典名单中剔除已经出版过中译本的、用非洲生僻语言编写的，以及目前很难找到原文本的作品，计划精选40余部作品进行翻译，涉及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与斯瓦希里语等多个语种，将翻译任务落实给校内外学者。然而，译介工程一开始就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仅在购买原作版权这一环节中，就遇到各种挑战。我们在联系版权所属的出版社、版权代理或作者本人时，有的无法联系到版权方，有的由于战乱、移居、死后继承等原因导致版权归属不明，还有的作品遭到版权方拒绝或索要高价。挑战迭出，使该译介工程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抱着“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值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信念，坚持不懈，多方寻找渠道联系版权，向对方表达我们向中国读者介绍非洲文学和文化的真诚愿望。渐渐地，我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闯过的难关，签下一份又一份版权合同，打赢了版权联系攻坚战。然而当团队成员着手翻译

时，着实感受到了第二场攻坚战之艰难。不同于大家相对较为熟悉的欧美文学作品，中国读者对非洲文学迄今仍相当陌生，给翻译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在正式翻译之前，每位译者都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部分译者还远赴非洲相关国家实地调研。我们充分发挥学校的非洲研究优势，与原著作者所在国家的学者、留学生，或研究该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合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疑惑。译介团队成员在交流时曾戏称，自己在翻译时几乎可以将作品内容想象成电影情节在脑海里播放。尽管所费心血不知几何，但我们清楚翻译从来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译文如有差错或不当之处，我们诚挚邀请广大读者匡正，以求求真务实，共同进步。

在中非合作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需要双方学者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研究。我们在中国文化走向非洲的过程中，也将非洲经典作品引介给中国读者。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大力支持，长江学者、院长刘鸿武教授是国内非洲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对本项目的设计、推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见，王珩书记也持续关心工作的进展。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非洲及非裔文学研究院院长谭惠娟教授在本项目设计之初就给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借此机会，我代表学院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洲人文经典译丛”的出版是我们在非洲文学文化研究的学术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我们对非洲人文经典作品的译介和

研究的深入，今后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与读者见面。谨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中国读者了解非洲文化、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洪 明

2017年12月于金华

如果你没有去了解一个民族信仰的神，那你就不能自
以为了解了这个民族。

——埃德加·基内

目 录

- 第一章
埃塞俄比亚的保守派人士 /001
- 第二章
播种恶果 /011
- 第三章
爱与生命 /014
- 第四章
爱与死亡 /034
- 第五章
在黄金海岸的大都市 /054
- 第六章
世界、众生、恶魔 /065
- 第七章
帝国的迹象：忠诚的心 /077
- 第八章
权威人士的盛大宴会 /084
- 第九章
“黄 祸” /089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

第十章

“黑 祸” /094

第十一章

在“大西北”列车上 /098

第十二章

上流社会的顶尖人物 /103

第十三章

自食其果 /112

第十四章

黑人的重负 /119

第十五章

宛如透过漆黑的镜子 /127

第十六章

《民族解放总则》与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 /131

第十七章

民族解放细则：非洲民族性 /136

第十八章

民族解放：问题的症结 /144

第十九章

相似性：希腊人和芬蒂人 /160

第二十章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167

埃塞俄比亚的保守派人士

二十世纪初，欧美那些享有盛誉的有识之士尚未决定应该把黑人民族的精神追求引向何方，而各非犹太民族却正设法对黑人民族的哀诉做出回应。这个被压迫的民族迫切要求给予其机会，但其祈求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哀号。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依靠自己来塑造命运或创造机会的。

在这之前，人们已经发现黑人并不是存在于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过渡动物。人们甚至认为，与雅利安人或其他种族相比，黑人没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他拥有智慧的天资，是一种结构完美的生物，为了生活能适应任何一个地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在当代历史上成功地记载了不为西方人所知的家庭生活观。而且，他传承了自己所特有的一个精神领域。当西方国家耗尽精力去争取那些自身无法满足的东西而无果时，他们通常会向黑人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

民族寻求灵感。他们发现只有在这些民族身上才能找到促进纯粹的利他主义的因素，而纯粹的利他主义正是人类一切经验的发酵剂。

这个时候，漫画家们也已经黔驴技穷。举个例子，就描绘黑人民族而言，漫画家们除了把桑给巴尔^①的苏丹描绘成一个衣着整齐、精神焕发的黑人绅士外，已经别无他法了。

他们中存在着上帝之子，诸神仍会同往昔一样向其朝拜。即使现在，三大洲的上空还响着杜波依斯^②、布克·华盛顿^③、布莱登^④、邓巴^⑤、泰勒·柯尔律治等的大名。这些人无论在活动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欧美的大学里，如果你遇见孜孜追求知识之树的埃塞俄比亚^⑥子孙，也绝非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① 桑给巴尔 (Zanzibar): 原是非洲的一个独立国家, 1964年加入坦桑尼亚。

② 杜波依斯 (Du Bois, 1868—1963): 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者、泛非主义者、作家和编辑。

③ 布克·华盛顿 (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 非裔美国教育领袖, 创立了“塔斯克基学院 (Tuskegee Institute)”, 同时也是作家, 著有《超越奴役》。他是1890年到1915年之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④ 布莱登 (Edward Wilmot Blyden, 1832—1912): 利比里亚作家, 发起了泛非主义运动, 被称作“泛非主义之父”。

⑤ 邓巴 (Paul Laurence Dunbar, 1872—1906): 美国黑人作家、诗人, 善于用方言进行诗歌创作, 代表作有《橡树与常春藤》。

⑥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非洲东北的一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保持独立, 因而被作者视为自由、独立的象征。本书中的埃塞俄比亚人泛指所有的黑人。

就在我们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两个年轻人正肩并肩地走在伦敦的托特纳姆法院路上。他们不时地停下来，或在一些二流的书摊上翻阅那些又旧又脏的书，或在古玩店里欣赏一下稀奇古怪的文物。

不一会儿，两人在通往贝德福德广场的小街上一家看上去特别古旧的书店前停了下来。其中肤色较深的那位男子在书店外面的摊位上捡起了一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马可·奥勒留^①的作品，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起来。突然，他停了下来，若有所思。接着，他转过身对旁边的朋友说：“过去所有伟大的宗师在思想和表达上都有惊人的相似。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怀特利？你看看马可·奥勒留在这里写的话。”他开始大声地朗读《沉思录》中的一段话：“当别人那样祷告说：我怎样才能不丧失我的幼子呢？而你要如此祷告：我怎样才能做到不害怕失去他呢？”他又问：“作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可还没等朋友回答，他又补充说：“这听上去不是和我们神圣的拿撒勒教义——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或诸如此类的话非常相似吗？我现在想知道耶稣基督和马可·奥勒留有什么共同之处。”

“坦白说，夸曼克拉，”怀特利回答，“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

^①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121—180)：思想家、哲学家，161—180年任罗马帝国皇帝。他是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被誉为“帝王哲学家”，代表作品是《沉思录》。